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繫齋集卷十五

宋 袁燮 撰

行狀

通判平江府校書姚君行狀

君諱穎字洪卿其先吳興人後徙明明今為慶元府曾祖諱阜故迪功郎容州戶曹參軍祖諱孚故左奉議郎父孝全累封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先是君之曾

伯祖希始以儒學決科起家時則有若戶曹公實繼其後戶曹勇於為義喜周人急尤篤於宗族創必慶堂於城南延碩師聚族子弟就學涵濡薰炙彬彬可觀時則有若奉議公及其從兄持持之從弟大任相先後擢進士科而姚氏遂為鄞著姓奉議篤學力行以古人為的嘗與秦丞相之弟俱游成均有合堂同席之好秦公當國緣是以進高爵立可得退然安分不登其門再調和州錄事參軍即致其事官止通籍時人高之大夫公克

遵家教培養益深時則有若校書君對策大廷獨冠多
士而姚氏益著沿流溯源殆非偶然者君資性警敏十
歲屬辭已工試於鄉校郡博士疑非己作更題以驗之
操筆立成師事屯田鄭公鏐苦心刻意種積累年詞采
絢發且有典則矣校官相繼皆名流復親炙焉又求同
志之士相與講磨參攷古今詳於興亡理亂是非得失
之迹下至曲藝小說多所采獲又思馳騫不止安所歸
宿大書論語一編朝夕誦味之且取伊洛諸儒言論之

精要者叢為巨帙探索其旨理融心通德與藝俱日進
淳熙四年秋浙漕高選明年春南宮奏名范公成大領
貢舉見君筆力雄豪亟稱之奉大對集英殿於是孝宗
皇帝臨御十有七年矣渴聞嘉言以臻極治君首言中
庸大學治道根柢為天下國家之要在於九經正心修
身之效見於治國平天下本末內外相為貫通世固有
好是書者乃謂緒餘土苴不足以盡道舉而歸諸希夷
曠蕩不可容聲之境言不適用人主疑焉故功利權術

之說得出而乘之又言秦王衡石程書天下病其苛漢
宣帝用刑餘任法律而政治淪於雜光武奪三公之權
事歸臺閣而東漢之規模淺狹唐太宗兼行將相事而
有好大喜功之病德宗強明自任而韋渠牟李齊運裴
延齡之流得肆其姦臣願陛下握其道揆毋以多事自
弊操執綱領俾羣臣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又曰力一則
強分則弱聖人治天下惟於先務用其力而末節俱不
暇講藝祖皇帝肇造之初一統之號卻而不受惟諸國

是圖始得蜀而黜王全斌所以為江南計也始下江南而惜使相於曹彬所以為太原計也澤潞之役趙逢扈從憚太行之險止於懷州以墜馬辭則貶逐加焉所以懲避事也自奉極於儉約而用兵之費獨無所靳惜諸國之帑藏裒歲用之贏餘將以收山後諸郡易敵人之首也藝祖惟用力不分是以征伐四出莫不如意今天下最大患者金人未殄中原未復爾惟陛下通藝祖創業之法而經營之則必有道矣又曰中國有以自立而

後外域可圖今士大夫安於苟簡和議一成則以言為
諱烽火不接於江淮羽檄不馳於荆蜀則甲兵之間不
至於廟堂怠惰之風成而勤恪寡畏懦之習勝而勇氣
消無能奮身為國家當大事者臣以為當今之務必內
有以作士大夫之氣而外有以伺敵人之隙蓋金人之
悍不可以力勝而可以計取漢高帝之取項籍不在於
垓下之合圍而在於陳平之反間彼其權臣擅政骨肉
相殘一動於蕭牆之變吾投其機而間之則攻取易為

力武帝百戰而不能滅匈奴不乘其隙也其後匈奴擾五單于爭立宣帝推亡固存一投其隙而呼韓款塞元帝亦因以斬郅支皆乘其隙也臣願陛下為先定之計以待敵人之隙又曰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其氣非不壯而見誚於季布晁錯為景帝削七國之地其志非不銳而見愚於揚雄高后不用噲言而天下免于瘡痍之禍景帝惟用錯計而七國之變幾至于不支凡此皆深謀遠慮切于當時非獨書生無用之語故表而出

之對者四百餘人有司奏君策第三天子覽而異之擢
為第一年二十有九君進詩以謝後四句云六典未新
周禮樂三河正想漢官儀平生作計非溫飽可但區區
說却枝蓋用王沂公語也聞者壯之時遠人有獻馴象
者上因思不寶遠物之戒書旅獒一篇賜君等故事例
給墨本今奎畫獨藏君家曼無前比授承事郎簽書寧
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上以君策論北人事宜戒毋鏤
版而亟欲試以民事詔與添差君言員外置官朝廷所

以優朝士厚宗戚吾不可以冒此寵力辭上嘉歎許之
魏惠憲王方鎮四明以是邦未有魁天下者欲榮其歸
使以盛禮送之君不事表暴扁舟抵故廬人無知者祖
妣孺人史氏太師魏公之姑也君始唱第魏公再相以
親故頓首稱謝王魯公信知其然曰是足為吾壻矣明
年魯公拜樞密使竟因魏公以其女妻君他日因奏事
及之上曰姚某策中用趙逢事極當其簡記如此七年
奉二親之官太守龍圖鄭公伯熊當世鉅儒也一見契

合遇之良厚秩滿去語君曰親老思鄉滿則罷罷則歸
雖丐祠之請亦不至廟堂君韙其言亟以書白魯公具
道之且曰是當力言於上使以達官榮其親甚於里居
之樂其親也鄭公既去繼之者治尚嚴切催科峻甚君
言郡之嚴切什一縣且什五吏胥並緣輾轉滋甚民何
所措手足懇切規諷守感其誠不以為忤歲大旱勸之
踈決寬其期會蠲其無所從出者歡聲載路甘雨響應
邦人深德之八年五月召對論治道體要其略曰舉其

偏則弊自除反其本則利自興出於彼必入於此如翻覆手爾是故獻諛者斥則忠謹至利口者擯則真賢出議興大獄請用嚴刑者抑則寬政可舉巧於聚斂以羨餘求媮者黜則民力可蘓嚴侵牟之禁則兵力強杜債帥之門則將材奮俗吏不為公卿則詩書道顯近習不預國議則恩威柄專苟且者不容則任職者厲恬退者褻擢則奔競者消欺罔是懲孰不務實黨偏是戒孰不趨中若此類合十八條皆抑揚取舍判然黑白彰明較

著之論而歸諸人主心術讀未竟玉音琅然曰道理當如是論常平之儲久且紅腐請嚴以新易陳之令義倉賑濟遠者難及欲復鄉為義廩之法又論守令不可數易盍委監司舉郡守郡守舉縣令有公平通敏慈惠廉潔者遷其官而久任之則進取無滯才志獲伸矣上悉嘉納除祕書省校書郎吏襲故迹雌黃數字請復書之以是為供職君不可曰吾當自親之或有舛訛無不是正時方重館閣之選階以居要地者甚衆四方承風致

饋啓緘易銜以反之時論服其清德會魯公當軸引親
嫌求外補參政周益公欲以郡處之固辭忝差通判平
江府又辭釐務曰宰執子弟所為不得官州縣者慮他
人觀望道不行也壻其可乎強之而後受館中諸賢惜
是別也相與祖餞於西山園亭用風流半刺史清絕校
書郎分韻賦詩九年轉宣教郎君蚤以儒英萬言正對
結知明主中秘校讎最為清切簪筆持橐之列要不難
致顧丞藩郡塗轍稍迂若心所不快有不屑為者既至

官夙夜恪共職業所關纖芥不苟有所剖析明見毫末而不自矜銜密啓郡將惟所施行吳江二豪訟久不決部使者知君通明以是委之君揣其情必持縣短長有掣其肘之故檄令逮之不報趣之果以豪強未易追逮為言君詰之曰張官置吏非以治貧弱也正欲制此曹爾此而不懲焉用州縣卒窮竟其事闔郡悚服張公杓之領常平也嘗護使客夜分抵館舍君偶在告攝事官不集張公怒將劾之懼而求救君不許恚恨而去徐為

申理事竟得釋而斯人不知也十年秋旱甚齋戒祈禱
心形俱瘁由是得疾疾且革語家人以二親之養不伸
君父之恩未報為終身恨十月甲戌卒於官舍享年三
十有四二子元特纔四歲元哲二歲一女三歲家貧喪
不能歸魯公自遣其子護之還鄉其年十二月壬申葬
於陽堂鄉延壽山之原始君處庠序莊肅自持寡笑與
言一飲一食亦無所苟非意相干未嘗輕愠人皆樂其
可親有戲狎者正色以裁之又可敬也識者知其為遠

大器事大父母父母皆謹甚大父母終過於哀戚大夫
公性剛委曲周旋求所以悅之或有愠怒屏氣以立不
敢輒退引咎刻責至於自槌母宜人楊氏病疽焚香敬
禱願以身代俄而疾瘳友愛亦甚篤既壻王氏其季黃
緣補官又捐奩資以嫁其妹凡所以順適親意者無不
用其極該郊祀恩以君曾任館職二親俱封人皆榮之
而君志未足也每謂立身行道無忝古人始足以顯其
親焉才華之富傾動流輩而榮進之念曾不汲汲其言

曰退後一步其味愈長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安於所遇而已間服深衣以迂名齋此豈隨俗苟求皇皇於利欲者哉跋慕前修必取其中正不偏者於當世人物心焉惓惓疏三十餘人勸魯公急用之宰相無他職業進賢而已矣以天下人才為天下用君子衆多則小人不能勝此前輩規模也君之賜第也今建康留守葉公實為第二後復同官吳門契好日深時士大夫各從其類有黨同伐異之風君深病之調和其間不立畛域既與葉

公定交又併葉公之友為魯公言之所以消融植黨之
私恢張吾道之公也天假之年此志獲伸天下異同之
論將泯然不見其迹豈復有後來若是之紛紛哉此君
子所以為斯世惜也孺人用魯公恩封其寡也年二十
三爾守柏舟之節搖者萬端確不可奪不惟天資之美
亦足以驗君操行篤實刑於家人者如此生理蕭條清
苦已甚依倚外氏撫教孤幼至於成立元特以魯公遺
恩為迪功郎新饒州安仁縣主簿近例掄魁澤不及後

者特旨官之元哲由此受命為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
主簿兄弟修謹嗜學振起門戶將有望焉皆娶舅氏女
女適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王儼又魯公長孫也
孫男女各二人君雙親垂白見其後裔如此寧不自慰
而君垂沒之言不及終養銜恨無窮者亦足以釋然於
泉下矣君沒二十年二子將求銘於當世鉅公而屬某
狀其行其請勤勤懷我亡友見其後昆心焉悲惻其敢
有愛於言乎雖然某老矣學殖既落無能發明實德懿

行將晦而不彰是則有罪躊躇久之而二子之請不已
遂強為之詞雖不工要非溢美嗚呼其撫實也夫其可
信也夫謹狀

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
諸軍副都統制馮公行狀

曾祖宗旦左監門衛大將軍

祖瑀武功大夫昭慶軍承宣使

父康年武功大夫集慶承宣使

公諱湛字瑩中泰州成紀人也七世祖贊左神武將軍
生仁俊左金吾衛上將軍仁俊生正言太傅左金吾衛
大將軍自曾祖而下三世又皆以忠勤任職名績班班
前後相望於是馮氏之門益大公山西將種姿貌偉傑
膂力絕人嘗從集慶公履危橋偶墮深澗即躍入抱持
以出時人美其孝壯其決而知他日必能捐軀犯難以
功名著見於世自吳越春秋及他書傳多所涉獵材氣
磊落不從蔭補期於自奮舅劉公錫錡兄弟皆中興名

將深竒愛之教以兵機將略敏悟英發益自負有掃清
關洛之志順昌之役錡以孤軍大破烏珠精兵二十萬
公時在兵間身先士卒陷陣卻敵由是以驍勇顯烏珠
再攻淮西公復從錡於炎山青溪柘皋戰比有功錡加
器重初以親嫌止授二資及是又進一資田師中總兵
武昌公從之數年既久從陳敏討賊於虔汀梅循潮惠
間齊述據虔以叛諸軍十旬弗克敏募敢死士先登公
首應焉擐重甲手二劍率其徒三十六人冒矢石登雲

梯死者相屬公亦重傷勇氣彌厲賊不能拒師從之遂入其邪以功進一資賞不酬勞敏以為言陞馬軍第五將公益為盡力深入瘴鄉平何白旗等七十餘族俘酋豪黃大老謝二化輩六郡以清會召敏還工部海船至明之定海統制范榮請為將佐紹興三十一年金亮渝盟有長驅之志蹂我淮甸且欲以舟由海道襲我詔公措置山東借補忠翊郎權破敵軍統領率兵八百人海船二十艘與浙保總管李寶俱中流颶風漂溺過半冬

十月遂與寶入海州金遣尚書蘓保衡孟都統及母弟
阿爾威率舟千餘泊膠西衆十餘萬別以萬人道新橋趨
海州公請先擊之以挫其鋒寶許諾即勒兵四百五十
人及左翼軍李實魏勝所統千三百人結陳而行至新
橋與金五千人遇力戰克之夜半還城密與寶謀我師
新至幸而捷敵必益兵而來何以禦之且彼舟得風將
出港入海破滅未有期也不如奉詔登舟用我所長攻
其無備可以得志寶然之詰朝偕行次於石臼關趙王

世隆趙友來降友言膠西敵舟兵數甚悉公請以三舟為先鋒友為鄉導尋至唐島望敵舟率五十為陳甚眾而整有張五益危坐舟中者友以蘓保衡告計獨剪滅此則其餘不攻皆破而天時方寒風不自南何以前進焚香禱之須臾南風盛猛波濤洶湧戰艦乘之縱橫若神敵相顧駭愕俄有七星黑旗褐裘衷甲駕巨船率銳卒而至者矢發如雨友復以阿爾威告公挾一矢斃之奪其金牌獲百尺船敵人膽喪迺諭以國威信汝曹中原

遺民宜早自拔不者兵船四集善惡不分矣衆投戈請命公即躍入敵船以刀擁千戶張賡邢諤韓宗愈及大漢軍百五十餘人來即其船實薪草沃以膏油乘風熾火縱之北岸延及餘船烟焰漲天敵兵驚潰溺死者甚衆時二十七日也晡時寶方至火猶熾燔焚林木殆盡半月不滅尋以所俘獲詣寶賀寶嫉其功恚曰何賀公曰以烏合之衆破強敵十餘萬節旄且至何得不賀寶將執之公曰某之功主將之功也取舍惟命敢有他望

即脫身舟中寶愠未已戮舟人以逞公不敢懟愈益自力聞金餘燼復羣聚急攻之舍舟遁悉焚而行至牢山即墨人王彥于宜與其父老請乘兵威糾合諸州忠義收復山東言之再三公見其誠懇與之約不出三日以萬人至則可衆踴躍從命越二日至者五千餘人有器甲者強半公即登岸部分隊伍申嚴約束時敵七寨相望公以所集忠義兵區別為七各當一寨躬督所部俱發言比去即墨纔四十五里吏失人心攻之易克乃使

高翔偕進翔即墨人習知山川形勢勇於立功即舉兵
破縣擒長吏以獻忠義士爭歸之衆至五萬咸有奮志
公獨念主帥嫉我不獲乎上事何由集不如姑歸惟其
所命乃授翔方畧攻濟南為復故疆之漸遂引兵還海
州十一月自海抵明十二月獻俘闕下天子加嘆其功
賜金帶銀千兩官承信郎護聖馬軍裨將授李寶節鉞
議者謂敵人瞰江聞膠西之衄不勝慙怒迫諸將速濟
是以及禍論功行賞宜以公為首朝廷亦具知之明年

遷公三官得成忠郎及公擒李承富五百餘衆既釋其罪以隸水軍遂以公為統領而代寶屯江陰以暴白其功馬隆興元年海寇朱百五聚二千人左翼督府溫明福建水軍莫能擒制丞相舉公討之使選於水軍及步兵各三百人率之以往公言於二相有都統在不先白之將以專軌獲罪相公獨不記往日事耶二相曰公第往吾主之誰敢不聽遂還屯行有日矣張子蓋聞之果大怒公走丞相府以告改樞密院水軍統領趣使趨海

至黑水洋交鋒屢捷擒八百餘人多勇悍者釋不殺請
於朝亦以隸水軍教以擊刺弓矢之技卒獲其用遷忠
翊郎詔選精兵二百戰船一艘與臧方往濠州措置邊
面以公為江淮都督府同統制將行點兵卒長趙頤等
四十八人棄甲而逃公不為動益嚴軍律翼日召其麾
下告之曰朝廷養兵本以禦敵今欲退避自全獨不念
讎恥之未雪耶衆感泣公曰若果忠誠涅汝面以誓殺
敵人而賞汝以銀若絹可乎衆樂從刺者三百人賞之

如約人無二志又以所將寡弱守禦不足聞符離潰兵聚兩淮間多者百餘少者五六十輩往往為盜招集之得五千餘人有益兵之利而除寇攘之害其處事兩全如是權知濠州改建康左軍同統制明年金犯淮東西公以兵扼宣化定山壙口三渡說都督府分遣諸將邀敵歸路絕其糧道而縱兵以擊之三請督府不從居無何敵四騎來以講和告公疑焉索之得江面圖靴中請督府誅之既乃勞遣而還時諸軍未有鬪志而三渡兵

又弱公以為敵情叵測釋此不誅彼悉吾虛實有輕我心因集軍士鬻之敵人讐服而督府不悅凡公為將忠於為國而不肯苟同者類如此師還為建康水軍統制尋添差隆興鈐轄乾道初除環衛宮殿司統領轉忠訓郎歷樞密院定海水軍統制五年召對論制敵取勝之法且言自古名將無非出奇上問奇兵若何對曰今海道是也異時六師順動臣請以千艘數萬兵乘便風徑指敵巢糾率豪傑可以全勝上壯之於是水軍始隸御

前以萬人三軍十將為額轉從義郎閣門宣贊舍人御
前水軍統制公復言定海之屯止於備禦趨山東遼遠
驚濤暗沙之害出於不測難以進取楚之鹽城密邇海
州信宿可至請徙屯焉先為不可勝以乘可勝之隙天
子下其議或以迫近鄰境為疑公乃請屯平江之許浦
六年以公為御前水軍諸軍統制詔從其議立四寨去
鎮三里許占民田三千五百畝償以公田築堤捍海為
屋萬間材良工堅規制恢廣隱然為東南巨防自江入

淮進取為便識者避之明年遂遷所部三千人於新寨
益以江陰屯兵為五千人又言諸州黠徒類多勇壯可
備軍伍及海道鬻鹽徒黨盛彊巡尉所不能制者其人
皆熟於舟楫補以為兵誠舟師之利敢以為請上皆許
焉增三千餘人而萬人之額至是庶幾焉是歲羊舜韶
之眾攻劫海州上下舜韶者羊家寨土豪始欲取金州
縣既而兵糧俱闕進退不可途窮為寇公表奏其故請
往招撫上親洒宸翰亟以委之公以百人自隨乘輕舟

由許浦趨淮口布宣德意開示大信舜韶感服散遣徒衆復業與其儕類十八人束身歸朝人給錢十萬仍隸公麾下超授右武郎有沮之者轉武翼大夫主管崇道觀起為浙東兵鈐自是許浦主帥屢易皆以不勝任未幾去上由是思公淳熙二年召對除御前副都統制復領許浦公治軍一躡故迹節財用剔姦蠹大修戰艦開梅里河五十里號令嚴肅壁壘旗幟復精明四年被旨來觀未及奏事而怨公者中以危法先是錢糧官陳嘉

盜用券錢公痛懲之嘉由是怨其弟時舉訴公不法公
詣闕自言朝廷知其枉抵時舉罪而嘉益怨許浦民俗
規利戰艦之旁積蘆如山公以火患為虞闢地為場以
時直買蘆減價以鬻之其入稍厚而規利者皆怨又築
場之處張氏居焉雖以公田易之不免他徙而張氏亦
怨於是諸怨家合謀妄謂蘆場卽肆之息公自私自謗
諾喧然飛語上聞大理案驗幾月索軍中簿書攷財用
出入之數纖悉明白無已私者獨以搞軍旅養忠義稍

出於繩墨之外者一二事具獄上天子察公無他薄其
罪謫居潭州六年山賊陳峒起郴犯道之江華連破桂
陽軍臨武藍山二縣剽悍善戰頗有策畫據崇山深谷
多施偏駕弩礮石手砲又有小盾皆其長技大軍屢戰
不能克湖南騷動安撫使王佐奏請起公為兵鈐統制
軍馬公不可強而後許選將兵八百人躬教習之士氣
振發軍容鮮明坐作合變一如律度既旬浹度可用合
土軍弓手義兵三千餘人進至黃沙寨猶慮所將非素

拊循難於應猝伏精銳林莽以為之備峒黨俄集大呼
奔突我軍幾不支伏兵發射峒弟殺之賊始卻衆心稍
安乃築室聚糧為久駐計而軍又數驚公安卧自若鎮
之以靜控險要現虛實凡其根株窟穴姦謀詭計無不
知之每出接戰必克又念雖時時小勝非出奇無以制
敵益募死士得八百人名敢死軍豐犒而旌別之人人
思奮戰於竹子塘無不一當百賊徒摧敗軍聲大振矣
公謂此窮寇急之則致死不若以計困之乃斂兵閉壘

養威持重有所擒獲縱之使去曰吾渠魁是殲脅從何為汝能誅滅首惡不惟宥罪抑有醜賞務以是壞散其黨賊欲戰不得力罷意沮且內自相疑無復固志於是進兵逼之五戰五克遂乘勢欲殄滅之使劉橫張立李獻將奇兵三百人從間道走空岡焚其積聚集窟夏俊田昇各以兵進擊而身率敢死等軍徑抵律頭洞為之援兵始接賊巢四面火起糧儲營落倏忽無餘我師方壯賊力不敵欲退保空岡則已焚毀倉猝不知所為於

是大潰官軍乘之橫尸蔽野厥明餘黨窺覘欲奪舊巢
軍士度水擊之自辰至申賊復大敗溪流為赤擒五百
餘人攀緣險絕窮追數日斬峒英州境上獲三千餘人
賊將大懼殺副首領李念九降餘黨悉平自出師至是
兩閱月迺以前後俘獲別二十羣寨居廩食一如軍制
聽帥臣處決未嘗專戮又於竊發之地團結諸鄉自十
歲至六十籍姓名於帥司給據歸業官軍所過秋毫無
擾擒賊將四十六降二千人而軍士之歿於陣者五十

七人而止嗚呼可謂善用兵也已敎武功郎添差潭州
兵鈐改隆興府又改浙東路鈐數歲天子念功不忘而
後盡復故官數宣宴勞問出內帑萬緡以賜十四年除
左衛將軍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上屢言海上之功旌
賞未盡將悉官其諸子公謝不敢偶殿帥有修奉山陵
之役俾公攝焉尋為鎮江軍副都統天寒以私錢助給
軍士醫藥或忌而讒之上雖不信猶以將帥不和之故
徙公建康紹熙改元轉武節大夫繼又進一官主帥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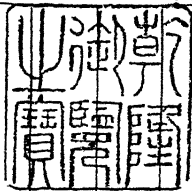
攝軍事蠲軍逋二十萬緡五年改荆鄂副都統制屯襄陽今天子嗣位轉武功大夫常以為屯田之地自古江左重鎮當今要害處非訓習士卒使人人可用無以待不虞益修紀律繕甲兵習勤戰陣整齊舟師常若對敵威名遠聞軍民按堵惟恐公之舍此去也慶元元年被召至九江得旨奉祠屬疾至平江疾甚以八月十日終於舊居之正寢壽七十有一娶楊氏先公十六年卒次配嚴氏繼公而亡俱封宜人子十一人拱忠訓郎沿海

制置司水軍統領祀該公致仕恩梓下班祇應殿前司
護聖馬軍副將權保義郎江陵府副都統司書寫機宜
文字檜進義副尉榘承節郎榘柄俱進義副尉榘以疾
未仕杓承節郎楠早卒女二人長適忠翊郎監內軍庫
胡琛次許嫁忠翊郎趙善稗孫男八人燧煥輝曠餘未
名女十四人長適迪功郎湖州武康主簿李文鑑次適
保義郎監福州古田縣商稅王惟明餘未行諸孤奉公
喪東以其十二月庚申葬於慶元府奉化縣會里鄉小

海里銅山之原合楊宜人之墓公天資忠亮明於大義
自金據中原志雪國恥慕古忠烈士論南北形勢甚辨
韓岳諸公既歿殊勲駿烈鮮克有繼公奮迹行伍不自
菲薄以前人功業為不難就以神州赤縣為必可復感
慨憤激一飯不能忘與夫懷安徇私志念區區不出一
身一家者何其相萬也壯歲豪舉以膽決自喜在鄂救
焚升屋而墜躍身烈焰中破鑄而出湖口二虎為暴行
旅患苦公迹虎所在伏古祠中迹其至刺之洞腹其勇

而義多此類然寃厚有識度代李寶將屯不念舊惡覆
護其短趙濟戰船多壞不劾其罪卒與協力修治無關
軍市所入費於犒享豪傑慷慨之士厚貲給之多自己
出未嘗少靳貴要欲求公居第則堅拒不許雖賈怨不
惶恤聞軍中一善獎勵成就如恐不及多有起行間致
爵位者每戰臨敵必揚聲曰爾曹努力圖報國家士皆
勇奮有戰傷者親為裹創傳以良藥慈愛薰然撫之如
子弟至其犯軍律亦不貸也精於射藝矢無虛發著射

譜行於世作大字道勁有法兼善行草詩有佳語居明
之西湖榜其樓曰得趣軒曰愛日有泉石花竹之勝然
地不越數畝闔門千指田止二頃殆無以贍或勸以增
益則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襟抱曠夷不設防畛見義
敢為躬不自卹以故動遭讒謗然賢士大夫多稱述之
侍從被命舉材堪將帥而薦公者八人此足以知公所
存矣某識公久且與其子棋游豪爽有志事功必能世
其家者以行述為請辭之不獲故為敘其梗概謹狀



黎齋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絮齋集卷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萬朝宗

欽定四庫全書

梨齋集卷十六

宋 袁燮 撰

行狀

邊汝實行狀

汝實慶元邊氏諱恢世著籍於鄞曾大父諱日章大父諱用和皆不仕父承奉即諱友誠無子子順昌丞諱友聞之子是為汝實也生而穎悟少小讀書迥然異常兒

承奉公教之嚴未嘗令出入閭巷延師家塾俾專其習
黃州通判舒君烈其姊壻也篤學多聞相與處累年開
其端倪故自年十四五時已知學問之大畧矣幾冠就
學城南距家數里行必歷闌闌義方益嚴日使以肩輿
往來奇麗紛華不役耳目凡所以培植美質充養德性
而卒為善士者家庭之教也幼習聲律長而愈工論說
古今能達意所欲言辭采俊麗自律愈謹篤厚而詳慎
痛母楊氏蚤喪事承奉公不少懈處宗族鄉黨甚敬以

和不自矜銜不與乖忤而人望其德容無敢侮之太學
俊秀所萃師儒多當時選汝實年二十二補諸生念講
學之機不可失也剗心求益甚於飢渴師無不傾盡日
夜磨切智識愈明舍選較錙銖嚴梯級得者實艱汝實
安義命不汲汲獨以所能屢戰摧堅卒預其選以故聲
名日出領袖一齋謹守繩約諸生有請於監中規免費
者汝實不許曰學校久例何可越也監官以臺察意風
之汝實曰卽如是吾去其職耳終莫之奪其守正如此

登紹熙元年進士甲科時太上皇龍飛策士汝實廷對
數千言其略曰不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不忠也不知
其君可以興堯舜之道者不智也堯舜之治必可興於
今日堯舜之道皆已具於聖心知陛下所以垂問者悉
聖心所形則不必他求矣臣觀自昔人主始初清明勤
於政治者固亦無間於聖人之心而明者卒昏勤者卒
怠何哉雖有是心而不能自知則亦不能自信爾今陛
下有堯舜之聖心而形於政治未如其心蓋亦反而求

之乎心所是者行之心所疑者去之高明光大其則不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穀練孟子指之曰是心足以王矣況陛下聖明堯舜之道已具於聖心乎辭意婉切指陳時政具有本末識者避之授鎮江軍節度推官始汝實嘗受教於金谿陸公有所啓發對策之語益得於講切者擢第而歸不以所學為足覃思經籍探其精粹名物度數靡不研究孜孜於司馬氏通鑑攷理亂興亡之迹而推其是非得失之原諸子百氏亦掇其要蓋其志

大故所資者廣其業專故所得者豐凡其充於身行於家者皆由是得之先是承奉公齊家有法閭門肅雍表儀鄉社汝實敬承其意端槩矧嚴限制翦浮末培本實家政益修焉承奉公年踰八十恩封疊至命服光華邦人以為寵汝實婉容愉色左右無違合親賓惠窮乏觀意所欲而敬行之庭闈欣懽人無間言承奉公歿執喪哀甚寢不離次飲食不御酒肉顏色慘悴體若不勝衣猶以奪於家務哀敬不純為恨將及大祥而汝實亦病

矣平居謹肅自持雖病不改其度有問之者拱揖致敬
語言酬對自若惟以除祔不時為憂氣息寢微猶能自
力飭家人具祭索哀服加諸身如對几筵妻孥以其疾
甚哭不出聲汝實曰焉有喪祭而不哀者命之哭蓋訖
事之翼日而卒實慶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
有八娶李氏子三人長及次皆蚤亡幼子之元汝實卒
後亦亡一女亦夭以從子之深為後三年十二月甲申
葬於縣之桃源鄉石橋嶼之原自古道不明淺局之士

枯於資稟趣向之偏剛者忤物柔者順從言理者遺事
博覽者溺心德厚者短於才才勝者涼於德偏而不反
患莫大焉汝實天資甚粹濟以剛學甚要輔以博才甚
俊養以德益不安於偏而求至於大全其志詎可量哉
狀貌頽然語若不出諸口而其中奮發勇於自立以古
人為則以禮經為據事關名教毫髮必計見其砥礪節
行自奮於功業者心深敬之喜讀兵書曰知兵固儒者
事祖宗立國規模講之必精宣和靖康渡江中興本末

訪求惟恐弗獲充其心固將有所建立光明於時終身
力學僅收一第未及設施而師友稱道其賢咸曰是篤
實不欺堪為世用者聞其歿無不痛惜之嗚呼可貴也
已葬有日其叔父以某交親最久熟其平生為人俾狀
其行不敢辭汝實初字汝度某嘗為言子之名廣大之
謂也大而不實焉用之盍配以實乎汝實唯唯遂易今
字云謹狀

先公行狀

代叔父作

先兄諱文字質甫姓袁氏明之鄞人也曾祖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諱穀曾祖妣永嘉郡夫人葉氏祖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諱灼祖妣恭人石氏考承事郎諱珂妣夫人林氏先君從大父守隨無子禱於大洪之神夜夢神告曰與而二子是生先兄及章先兄資稟尤厚少小聰警讀書數過成誦詩語驚人先君深器異之為擇賢師敬待以禮日偵視顏色幾微不悅痛自刻責豈其拂之何乃若是苟悅矣而後釋然里士大

夫咸謂袁公教子可以為法而先兄亦曰吾父教我如
是不自植立何以為子蚤夜孜孜苦心刻意求所以承
親志者手抄口誦不知飢渴寒暑於是里士大夫曰袁
氏有子其門不墜矣成童以能賦稱既冠覃思經學尤
深於書攷質非一師久久通貫得古聖賢意勇於為善
而恬於進取甫踰壯歲厭舉子業而讀書益勤不懈一
書精熟始更他書凡間未嘗有二書此前輩讀書法也
為人亮直中無留藏入與家人言出與鄰里鄉黨言是

是非非率由中出凡世間面譽背毀機巧鉤距之態秋
毫不存遇人無貴賤能否長幼必以誠敬恂恂卑謙若
無尺寸可稱者醇醲之氣藹然見於面目即其貌聽其
言知其為故家遺俗也中年益務沈晦徜徉里閭無歆
羨富貴之心有園數畝稍植花竹日涉成趣性不喜奢
靡居處服用率簡樸然頗喜古圖畫器玩環列左右前
輩諸公遺墨尤所珍愛時時展對想見其人雅尚清致
俗塵不到胸次猶以是為累晚歲泊然平生所好視之

若無圃亦第不治獨好書之意彌篤自言吾雖老壯心猶在觀書作字一如少時平旦即起日抄書數千字端勁有力自經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說與編隱帙多所記覽好觀歷朝故事既錄其大者又掇拾其小者為名賢碎事餘三十卷字百餘萬皆手所自抄也無情筆雜著一編目曰甕牖閒評凡制度之沿革事物之原本傳記之訛舛風俗之變遷先世之模範與古今之善可法惡可戒者咸在每以為高明之士糠粃小學非所以通類

格物故其讀書雖以大體為本而節目纖悉亦必精研於方言聲韻字書之學尤精取古三百五篇參之方言概以韻語往往多合由是以觀昔人銘詩酌辭之屬音韻若不諧者悉皆有本非苟作也字書流傳久益失真雖六經不免博攷參訂務歸於是偏旁點畫毫釐不遺榜所居小齋曰卧雪自號逸叟人皆戚戚我獨恬愉至其憂深思遠時亦愀然不樂其行已兢惕其處心慈祥其於鰥寡孤獨貧不自勝者哀矜惻怛如己疾痛宗族

有窘於財者力雖不及獨屬念不忘諸孫滿前撫愛均
一無有厚薄童僕有過不加譴責勞則佚之病則藥之
撫之如一體仁不嗜殺所全活飛潛之類不可勝數惟
不肯治產業為後日計或諷以稍立基址者油然笑曰
人自不達耳德則不勝多藏何為吾以清德傳家其為
基址不既多乎訓誨諸子小有不善必怒之曰汝曹不
自努力其若門戶何諸子所友賢士必加敬禮每曰吾
不特敬其人而其人之父兄吾亦加敬焉謂學問之要

惟精惟專恐分其志未嘗累以俗務至於世間榮辱得喪謂有命焉不為欣戚以故諸子遂其初志學者不求速成而仕者安於義命蓋家庭義方之教使然紹熙之元先兄春秋七十有二矣鬚髮鬢黑神明不衰親友咸以福壽未艾為慶而先兄獨自疑我筋力不逮往時何以能久及秋果屬疾自謂必不起若前知者區處家務稱物平施語言不亂氣度自若視聽益精明屬其子燮曰吾甕牖一書盍寶藏之鼻息漫微有所咳唾猶不以

汚衽席脩然而往無怛化意八月八日也無親疎近遠
皆痛惜之娶戴氏子男五人長曰覺鄉貢進士篤學守
正後學多從之游與先兄偕抱病病且革聞先兄歿不
勝悲痛質明而殂次曰燮登進士第儒林郎新沿海制
置司幹辦公事次曰藻次幼亡次曰楨兩貢於鄉女二
人長適宣教郎紹興府諸暨縣丞戴樟次未行孫男七
人女八人諸孤將以三年正月丙午葬先兄於縣之陽
堂鄉穆公山之原惟四明袁氏自我曾祖以儒學辭藻

起家名振一時歷事四朝直道寡合卒老一州先大父
復以名節自勵嘗守東陽以法誅蔡氏黨親曹宗觸京
怒得罪時論韙之而誌墓者有所諱忌軼其事先君孝
友溫恭與物無競里中稱為長者至於先兄又以彊學
好善有聞於鄉君子謂家聲不殞焉初東坡蘓公守杭
州我曾大父實佐之志同道合酬篇什甚衆流風遺
韻被於後昆先兄尚友前修歌詩字畫必自蘓氏編錄
本末尤詳此其風味淵源所自來者耶諸孤以先兄言

行惟手足之愛知之為詳涕泣有請章與先兄少而共
學同歷艱難友愛甚篤後章游太學塵下第隨牒州縣
惟先兄之訓不敢忘今其永訣痛徹肺肝尚忍言之哉
雖然本末之不錄則無以乞銘於當世君子是沒其美
也而可乎因勉強綴緝以授諸孤用求銘焉當必有能
發揮潛德者謹狀

叔父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行狀

君諱方字誠之慶元鄞人曾祖諱敷左朝奉大夫祖諱

輝文林郎考諱圻自光祿以博學高識顯名袁氏始大
至於皇考端慤靖深一毫不妄取杜門隱約人罕識其
面至今鄉評推之君朝夕親旁耳目所接無非善道雖
年少時意氣頗豪逸及長克自磨揉卒為善士師事鄉
先生宮講屯田鄭公浙東簽判沈公又從從兄常德通
守講學服膺經訓尤精於詩以鄉薦舉送試禮部不得
志刻勵奮發益取三百五篇研覃奧旨鄉人為子弟擇
賢師者爭館致之東涉大海雪浪浩渺南踰粵嶺風木

淒吼飄然往來其間安於所遇顏狀自若敝廬纔蔽風
雨薄田不足於食婚嫁頗仍生理日窄戰藝又輒左次
人所難堪亦不慘戚焉每曰吾不能自奮其身獨不能
教子乎夫學殖也長之養之今雖未獲獨不在桑榆時
乎家教既嚴復受業於鄉曲之望故諸子皆篤志而仲
子洽遂擢儒科人皆榮之君曰是進身之階爾丈夫植
立於世一第而已乎及洽官會稽以廉勤聞受知於帥
期以遠大君始差自慰焉年寢高倦游場屋慶元五年

以特科補雍州文學踰年調迪功郎鎮江府丹陽縣主簿舊得末疾沈綿歲月及瓜幸小愈親故勉使之官君曰竊祿養疴非朝家設官意亟以祠請監潭州南嶽廟俸入無幾闔門仰給重以醫藥之費節約自持取不凍餒而止護衣篝一獠婢不憎疾之苟可役使而止病體支離猶能自力接親舊無倦容嘉定二年六月庚午卒年六十有七娶范氏男三人浹洽漸洽今為文林郎前南安軍大庾令二女適顧應龍貝自明孫男女七人明

年九月丙午葬於縣之陽堂鄉南嶼之原君內無城府
外蔑巧令神安氣清履道平坦人有過忠告之或面折
之不恤善則亟稱揚之直己而發無容心焉舍後小圃
花竹秀野時游息其間命酒引滿百慮冰釋不知宇宙
之寬此身之微也尤喜賓客投轄共飲非盡歡不得去
胸中渾融如古達者不慕貴勢不諂上交不責人以所
不足其心休休無所怨恨與夫執德不固僥倖苟求不
得則熱中忿恚者不其大相遠乎參知政事樓公篤於

雅故念其病且貧也存問不輟遺之良藥以扶其衰日
覲其愈而君則死矣寔安有日諸孤貽書屬狀其行將
請銘於樓公雖我叔父之賢可攷不誣而辭之不達懼
無以發揮也猶豫久之既而釋然曰茲不過紀實爾不
假諸此銘不可得將無以為不朽之託是沒叔父之美
也而可乎乃述其平生大概而謹授之謹狀

叔父承議郎通判常德府行狀

公諱章字叔平慶元鄞人曾祖諱穀左朝奉大夫知處

州贈光祿大夫妣永嘉郡夫人葉氏祖諱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恭人石氏考諱炯以公升朝累贈朝奉郎妣安人林氏倉部守隨朝奉祈子于大洪山之神夢與二子是歲生某之先君明年從倉部官京師而公生焉公天資雋敏十歲徧誦五經十二能賦翹然秀出奇童之譽籍甚而嚴重靜深不苟言笑識者知其偉器朝奉志尚高潔恬於榮利惟教子是急金先生彥博模範一鄉俾公受業日偵伺顏色惟恐毫髮不當其意

未有室家為之聘娶餉遺無虛日公承親志愈自刻苦日不足繼以夜隱几而寐覺復誦書聞者異之曰是固未嘗寢耶居庭闈間婉容愉色無纖芥子弟之過一日燕語偶字姊壻朝奉曰姊壻尊行也奈何字之自此未嘗語及其字執喪哀毀幾於滅性火藝其體曾莫之知其篤孝如是既冠志氣彌強從李莫二先生質疑請益聞見日廣諸經皆通大義尤邃於書入太學交友皆英俊有司程其藝能屢為之最公試高等其選甚艱嘗再

得雋焉自秦丞相柄朝諱言程氏學士以雕琢靡麗相
高公介於其間人所不嗜日嚙嚙之時見謂樸學戰或
不利公持之不變退而授徒於鄉以所學淑後進開明
良心消釋鄙倍從游者日盛里中推為碩師年幾五十
未脫韋布磨礪不倦尚書汪公應辰以鴻儒領貢舉取
士先本實後詞藝公始得在選中遂登乾道五年進士
第左迪功郎紹興府諸暨縣主簿始至講求利害見其
封畛廣戶口衆而怪其征科之難也悉索累年簿書攷

校其實而置諸廳事多寡強弱官有定賦而有田者不
得不輸雖老姦巨猾無敢復為欺者傳之後人遂為經
久之利用舉主闕陞從政郎為泰州州學教授秩滿教
授和州淮俗安於故習知學者鮮庠序雖設視為遊戲
之地羣焉而食既食而出以為常公曰士豈有不可教
者每旦入學招諸生勉以進修毋自棄暴訓之以禮義
之大經聖賢之旨趣陶染濯熏善端既開矣則又束以
規矩出入必時課試如式所以防其放逸者具有條目

有來見者不以蚤暮寒暑從容延接隨叩而鳴如一家
中父子兄弟款密無間時人以為真能任職高宗慶壽
及光宗登極恩再循儒林郎用薦者改通直郎簽書南
康軍判官廳公事郡事清簡號稱道院而朝夕勤勤不
敢以無事處若振窮民懲猾吏蠲逋負療疫疾一時善
政力贊其長如恐不及僚吏有善極口延譽若自己出
有過委曲覆護冀其感悟守有長於治郡以能吏稱者
人少合其意于公獨心服時就見之既還朝語中都士

大夫曰吾之為郡得賢者佐之爾問其人以公對由此名重朝廷皇上踐阼轉奉議郎祀明堂賜緋衣銀魚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踰年通判常德府待次於鄉年登上壽精明不哀晨起整衣冠熟復周易一卦折輩行與賢士交講明立身之要日進不止每與人曰吾以貧故愧未納祿可亟望為郡耶將申祠請藁具而屬疾彌月弗瘳遂致其仕轉承議郎病且革神色怡暢語言自若略不及家事晏然而終實慶元五年十二月二日也享

年八十娶汪氏封孺人二子燾燾皆先卒孫男二符策
女二適進士戴廩吳桐曾孫男二魯孫英孫嘉泰元年
九月壬申符等奉其喪葬於慈溪縣西嶼鄉東嶺之原
公於學博自少至老未嘗廢書雖疾病不去手曰吾每
觀書不知沈疴之去體也對賓客無雜言問古今事其
答如響有一不知深自愧忤嘗從人借書手自抄之蠅
頭細字一一精謹洽聞多識殆少其比而謙恭自將與
人言如恐傷之雖幼且賤一與均禮書字必措小心齋

肅行步卑弱如不勝衣晏居危坐劇暑無惰容筆古人
格言日日對之以自警勵小有差失必載之冊謂之書
過聞人一善亦手識之謂之日志食味不重衣服不華
小齋容膝無一長物几席凝塵恬弗為動忤之而不愠
迫之而不驚事雖方殷從容處之未嘗疾言遽色如春
之溫如玉之潤如麒麟鳳凰之為嘉祥古所謂德人之
容睟面盎背者公信有焉進退窮達安於義命海陵將
終更薦書闕下宗伯許之剡奏曰少俟兩月其可公曰

來者獨不欲得錄耶利於己而虧交承之義吾弗忍也
遂去之時宰欲處以京局辭焉或問其故曰吾老矣能
復奔走車塵馬足間耶常平使者行部南康亟稱其賢
欲表薦之固止之乃已其靜退類此臨財亦然非其義
一介不取居官廉靜以法不以例及可以取可以無取
者未嘗輒受主郡王公正已將漕淮南首以薦牘及之
或問之曰他人求而不得此不求而與何耶王公曰吾
觀今人宦遊而歸鮮不買田而斯人鬻產以自給廉可

知矣吾是以推之里中有冒法抵罪室廬入官者公輸錢于郡既得之矣其人踵門拜曰某不幸自速其禍孳無所歸願公垂憐立索橐中錢數萬畀之無難色或言歲所入微宜稍廣基址公曰昔人為仕宦貧好消息也吾敢豐殖以自取戾迄無所增卒之日室中蕭然無以棺斂質貸而後辦自擢第至歿餘三十年而生理若是聞其風者可以自警矣某年十有五奉先君命學於叔父殷勤教督不啻己子自是每見無不傾盡挹其貌耳

其言孝弟恭遜之心油然而生某之官於越也貽書語及新功自謂胷中融融有無涯之樂某竊惟耄期稱道不倦古難其人而況今乎他日還鄉朝夕親炙庶可少進此念方切而公則死矣藥弗及羞斂弗及視睟和之貌不可復見丁寧深切之語不可復聞痛可勝言哉葬有日符等將求銘屬某敘述其行某不敢辭則泣而書之謹狀

李太淑人鄭氏行狀

曾祖中節故不仕妣鄭氏

祖正倫贈奉議郎妣孺人陳氏

考曷故任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判官贈中大夫妣

令人林氏

太淑人諱和悟福州閩縣人也其先家於光之固始五季末徙焉三世俱有令德至運副公其門始大嘗為樞密院編修官因奏對受知於孝宗將驟用之或梗之而止既歿主眷猶不忘太淑人穎異而孝謹為兒時聞人

誦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輒流涕不止長而愈篤每與人言必以孝悌為訓故刑部侍郎湜其季弟也志操堅正談論無不契合宗族姻黨翕然稱之曰是真可謂賢姊弟矣年二十三歸於故朝奉郎監都進奏院贈正奉大夫李公諱松戶部侍郎忠肅公諱彌遜之子紹興中秦丞相決策議和忠肅力爭之坐是閒廢不用張忠獻公帥閩深念其貧以書招之分俸給焉遂挈家自臨漳歸於三山守道固窮嘗賦詩曰不

作田舍謀不為子孫計旁人大笑之不會箇中意海內咸高其節正奉公恪遵先訓寓居精藍不調者十餘年無田以自給無祿以代耕一室枵然有人所不能堪者太淑人安之自若經紀家務身親其勞秋毫不以累夫子奉其姑碩人徐氏謹甚日進甘脆承顏順志周旋無違賓祭之費有所不足驚簪珥不靳及正奉官中都脫州縣之勞以為自是少泰矣天不假年齋志以歿李氏之窮殆未易瘳也然忠肅之忠貫通神明正奉又能守

家傳清白之操世載其德豈遂湮微而不振乎厥後二
子皆能超然奮發歷官中外聲名煒煜於是士大夫皆
曰積善之後慶果有餘矣然太淑人教督愈嚴每曰今
日之光榮而祖而父之德也其可稍自侈汰而不念前
人之清約乎培本根續氣脈惟恐家聲之或墜識高慮
遠殆少其比壽考康寧備膺五福益有相之者嘉定十
二年四月己丑終於金陵之府治享年八十有四七封
為太淑人子珏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江淮制置使兼

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琪朝奉郎
守國子司業兼玉牒所檢討官三女長適鄉貢進士陳
景傑次學浮屠法次適免解進士劉砥孫男四人修通
直郎新知邵武軍泰寧縣任宣教郎江淮制置司書寫
機宜文字似蚤卒億尚幼女五人長適承直郎葉棠次
適奉議郎浙西常平司幹辦公事何處智次學浮屠法
餘皆幼曾孫男昌朝承務郎女尚幼是歲某月某日二
孤奉其柩與正奉合葬於閩縣大義古城山之原太淑

人秉心篤實形於氣貌見於言語無一毫矯偽以此事
上以此接下尊卑長幼交相敬愛和氣滿堂內慈而外
嚴閨門整肅不過於嘻嘻以失其節不傷於嗃嗃而情
意不通雖古人齊家不越於此而太淑人乃克為之可
不謂賢乎居處服用崇尚素樸不喜浮靡諷誦佛書深
味其旨有所感發每曰此可以明心見性乃受用之地
火宅塵網不可染著以故神爽不衰年垂七十躬執婦
道定省無闕儀狀豐碩進止雍容如山如河可觀可象

尚書累更重任凡所歷官每見卹民利物寬刑惠下喜見顏色有雋京兆之母風討捕峒寇全護江淮尚書勤苦至矣勉以王事盡忠圖報其迎養中都也體力尚強間至湖山覽勝不勅司成持浙東使節亦就養焉田夫野叟夾道歡迎炷香羅拜誰實使之或者尚書舊牧是邦與部使者俱有善政越人德之故敬其母亦如是耶此亦足以知家庭教子之驗矣及板輿至金陵時方多故思念鄉關歸心日切尚書累表陳情庶寬慈抱天子

以重寄在焉未許也變興庭闈遂至大故聞者皆傷惜
之嗚呼在家則為賢女既嫁則為賢婦為賢母自初及
終無有玷闕蓋生長名門而又作配名族風聲氣習薰
炙涵濡所以臻此豈世俗所能知哉某筮仕澄江得與
尚書同寮升堂拜母首尾三載屢獲進見及尚書通守
四明保釐東郊入儀從橐皆得瞻望慈顏且侍燕席心
服其賢起敬起愛聞訃驚怛念此賢母不可復見矣能
無悲乎二子撫其善行屬某次第之某不敢辭稍加彙

括識其梗概以求銘於當世宗匠必有能發揮盛美傳
之無窮者謹狀

繫齋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繫齋集卷十七

宋 袁燮 撰

墓表

端明尚書何公墓表

於皇我國家受天眷命光有四海德澤洋溢中外救寧
盛極而衰金人肆毒爰俾逆臣張邦昌盜據宮闕徽猷
閣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公深忿疾之首倡大義率

經制使翁彥國知淮寧府趙子崧都水使者榮蕤登壇
歃血共赴國難而公之前鋒獨先至京師邦昌懼亟迎
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纔兩月高宗皇帝正位宸極炎
祚絕而復續國威殆而復伸雖由聖德格天垂休無疆
亦賴夫忠臣義士相與畢力挽回正道所以臻此公於
是時不可謂無功矣而議者猶以順昌不守少之嗚呼
順昌之前守以十月去公實繼之樓櫓不葺師徒單弱
器甲不堅岌岌乎其不可支矣而以死守之餘五十日

敵勢益張潰圍而去一子二女棄而不顧誰無天性大義所激忘其為家也可不謂忠乎既而招集散亡敗賊趙隆輩因併其兵明年四月遂有勤王之舉距順昌之陷日月未久也倉猝擾攘之間經畫有方兵力增壯於是謁高宗於濟陽建請南京實藝祖開基之地方贊聖明繼承鴻業可不謂有功乎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君子所以比德於玉也垂翅迴谿奮翼澠池名將所以轉敗為成也何獨於公而責之無已哉公諱志同字彥時處

州龍泉人也先世積德迨公之皇考清源郡王致身元
宰其門始大繼擢儒科益懋遠業寔通顯遂世其家益
嘗為刑兵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可謂榮遇矣而卒以
煩言褫職時予時奪至其末也僅復徽猷閣待制幸天
子仁聖深知忠誠卒保持之此所謂不以一眚掩大德
者耶始高祖父光祿公雅聞公名以女歸之累封淑人
曾大父倉部公親友之好始終不替逮我先君聞其事
亦能言公賢德甚悉公之曾孫處恬肄業上庠某官中

都時與往還語及先世喟然而嘆屬所以表公墓者某
不敢辭若夫世系履歷之詳公壻丞相康伯所作行實
及朝散大夫邵彪之誌其墓也已備言之矣茲不復著
獨著其大節表表可紀者夫舉世混濁獨清則難揚朱
黑翟之言盈天下能言距之者孟子即以為聖人之徒
貴其僅有也炎運中微舍順從逆恬不知非肩摩袂屬
於斯時也發於忠憤誓不與賊俱生萬夫之特有如公
者又豈可摘其疵而沒其美哉某是以推尊之

曾祖遺事

原註袁氏墓表曾祖諱灼左
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記有之曰先祖無美而子孫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
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先倉部之本末誌銘中既詳
之矣而尚有遺者可無傳乎蔡京為宰相姦回不忠李
林甫盧杞之徒爾公自軍器少監出知婺州往別之因
問焉曰不知太師於婺州有何親戚此亦人情之常談
爾怒而答曰京無親既到官朝廷方嚴荆杖之禁寓居
武臣有曹宗者輒用之逮至庭下詰之曰今官司且不

敢慢令汝私家也擅施之可乎不答而以指擊其所服
紅鞞帶意自以為有官也公怒而械之獄數日死焉乃
京親黨聞之大恨公由是鑄秩尋丁太夫人憂服除留
滯於外久之始拜隨州之命聲稱甚著名為省郎自豐
亨豫大之說熾竭天下之力謂之享上獻諛者袂相屬
公因而對力勸上清心省事安不忘危比奏最為明切
心知其難言忠愛不忍緘默黜知泗州未上而敵騎至
闕矣夫與州而不阿大臣立朝而敢進忠言人臣之大

節也而誌其墓者以為錫秩補外皆非美事不能備載
可為太息某懼夫久而泯沒不傳於世自陷於不明不
仁之域故表而出之俾世世子孫知先世風節如是興
起於心慕而效之亦不為無補云

先祖墓表

公諱炯字卿遠明之鄞人也曾大父諱揆贈太中大夫
妣施氏旌德縣君大父諱鼐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
祿大夫妣葉氏永嘉郡夫人考諱灼左朝議大夫尚書

倉部郎中妣石氏恭人光祿公以儒學辭藻擅名當世
倉部公亦篤志遵業無忝前人而袁氏一門於是始大
公在母纒七月足跌而生氣稟甚弱而為善之志則不
可禦蚤夜孳孳思所以不墜家聲者服膺儒業充養德
性家再世二千石而恂恂退遜甚於寒素軫念窮乏施
予不倦侍倉部守嫠及隨寒士有來謁者必訪其所寓
以私錢給之時時造可食物散於城外以惠貧民或捐
錢與之前後所濟不知其幾矣母夫人一臂甚痛殆不

能舉公遍觀隨之城。中佛廬像設有支體不具者皆補足之。費無所靳。母夫人中夜而寤。謂倉部曰。臂不復痛。伸縮自如矣。人皆以為誠感。倉部澤及一子。埴始受命而卒。法當公補授弟。增欲之。推遜無難色。太守梁公汝嘉惡厥弟之攘也。弗為保奏。弟不敢違。公亦終不自取。老於韋布。無纖微不滿意。一惡少年無端肆罵。衆不能平。請訴於有司。撻之以懲。後公不許。曰。罵我如罵風。然撻之亦如撻風。然罵我於我。無損。撻彼於我。復何益。不

如己之每事舒緩獨於教子甚急隆於師範禮敬甚備
日餽之珍膳而伺其顏色欣喜則以自慰或有不怡必
研究所以然者其受室也聘幣酒肴之屬一取辦焉師
感其誠為之盡力二子亦不敢怠為學日進見稱宗族
鄉黨夫人林氏和柔靜專無妬忌之行欲為公買侍兒
一二輩以奉巾盥再三言之不從清虛寡慾惟以觀書
賦詩鼓琴自娛詩律精嚴詠物得物外意若不迫切而
咀嚼有味工莫甚焉夫人先卒鰥居晏如五夜不能復

寐披衣暗坐琴聲清越發於衽席儼然有出塵絕俗之趣不治產業不營室廬矮屋數間人情悶悶而公雍容自若身世兩忘負販者入門問價若干如其言畀之不減一錢其黨類相戒俱以實告無增價者誠心貫於金石美名溢於閭巷皆曰今之古人也享年五十有九與夫人合葬於縣之清道鄉榆村港戴岡之原長子文以子恩贈通議大夫次章登進士第終於承議郎通判常德府於是榮及其親贈公朝奉郎林氏安人女適鄉貢

進士林穎孫覺鄉貢進士燮煥章閣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南京鴻慶宮藻素熹桓宣教郎饒州樂平縣丞孫女
適宣教郎紹興府諸暨縣丞戴樟進士吳适曾孫喬宣
義郎新知紹興府新昌縣肅丞議郎監登聞鼓院符國
子監進士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商承奉郎監臨安府新
城縣稅貢丙向曾孫女適進士戴虞吳埜陳定從事郎
監鎮江府寄棧庫林密進士樓槃國學進士鄭景淵忠
訓郎監慶元府小溪鎮曹懋進士舒鑲紹興府鄉貢進

士李師說江西轉運司進士邊應時玄孫衡國學生行
復從徽衛女五人嗚呼古人貴世家所謂故家者非喬
木之謂而世臣之謂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叔
向所以傷晉之衰也然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
如漢之金張八葉宰相如唐之蕭氏也名位雖崇而不
皆賢亦何世之有如東京之袁楊二氏氣脈聯屬名德
俱隆斯可謂世家矣吾家之先世雖或出或處迹若不
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得不謂之世家乎後嗣

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
為世家矣於傳有之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此唐虞之賢
臣所以獨隆於古也士之模楷於是乎在故併及之

先公墓表

公諱文字質甫四明鄞人也曾祖左朝奉大夫知處州
贈光祿大夫諱穀妣永嘉郡夫人葉氏祖左朝議大夫
尚書倉部郎中諱灼妣恭人石氏考贈朝奉郎諱垌妣
安人林氏公篤厚而聰警方童州時不煩督促自喜讀

書倉部公雅有知人之鑒謂公與弟章異於他孫長必能以儒學奮發爰取夫敏而好學出言有章者而命名焉朝奉公為子擇師金先生彥博授徒里中時論歸之命公從學而遇其師甚厚殆罕其比鄉人談及此事皆云當以袁氏為法親歿之後追承先志復受教於李公大辯莫公冠卿吳公化鵬三先生充其所未及以能賦稱且覃思經籍學業日富取一第易爾顧場屋小技難以立身揚名不復汲汲而務學益勤一書精通始閱他

書歷代史諸子若集及叢編小說咸采取焉前輩諸公
一言一行萃而為書目之曰名賢碎事手抄三十巨帙
無一字不楷雜著一編名曰甕牖間評搜抉隱微辨正
訛謬雜然具載尤詳且確今高明之士粃糠小學非博
通之道公則不然節目纖悉亦必精詳取古三百五篇
參之方言而彙以韻語有若不同韻而實相協者則會
歸於一其於字書偏旁點畫毫髮無差榜所居小齋曰
卧雪自號為逸叟有園數畝日涉成趣性不喜華侈屋

苟可以居食苟可以飽衣裘苟可以禦寒如是足矣古
器圖畫則深好之每獲一物欣然有喜尤寶先賢遺墨
時時展對想見其風度自言吾雖老壯心猶在年踰七
十盥櫛纔罷抄錄不輟為人直諒中無留藏言語率由
中出面諛背毀巧譎鉤距之態秋毫不存遇人無貴賤
長幼能否一以誠敬醇醲之氣藹然面目乳母范氏漢
東人也金人之難公年始十一生之全之緊保護是賴
闔門四千畝田契囊以自隨無所遺失遂老袁氏躬率

子婦奉惟謹年八十六而終號慕如童穉以禮葬之歲時祭焉至於今不廢僕病藥之不避癘疫迄獲痊愈仁不嗜殺在窘乏中海螯珍羞不以自奉常縱之江及他物命多所全活此豈區區為口腹計者比哉勉力諸子專精簡冊未嘗雜以塵務不治產業或諷以稍立基址油然笑曰子孫賢乎自能植立何必遺之資財且吾以清白傳家其為基址不既多乎諸子所友賢士肅加敬焉抑又敬其父母此亦所以訓厥子也至於伸屈得喪

謂有命焉弗為欣感家教如是豈不大異於流俗乎居約既久有所假貸計其本息而盡償之崇陵御極之初詔盡蠲所負窮乏者相慶公獨愀然曰豈可以需澤而負吾心哉償之如故鄉閭間敬誦其賢曰此吾邦之嘉瑞也紹熙元年八月八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二娶戴氏免解進士諱冕之女聰明靜專自幼嗜學多識前言往行作字得顏體相夫子儉約勤恪而勉以正道三年正月朔旦卒享年如公之數合葬於縣之陽堂鄉穆嶺

之原長子覺鄉貢進士次變煥章閣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南京鴻慶宮次藻次未名而天次榘以累舉特蒙補
官終於宣教郎饒州樂平縣丞長女適宣教郎紹興府
諸暨縣丞戴樟次適進士吳适孫喬宣義郎知紹興府
新昌縣肅丞議郎監登聞鼓院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商
承奉郎新監臨安府新城縣稅貢丙向孫女適進士陳
定從事郎監鎮江府寄樁庫林宥進士樓槃國學進士
鄭景淵忠訓郎監慶元府小溪鎮曹慤進士舒鑪紹興

府鄉貢進士李師說江西轉運司進士邊應時曾孫衡國學生復從徽衛女三人變之陞朝也贈公承事郎妣孺人後累更郊霈及該異恩贈公通議大夫妣淑人初光祿公秋試開封實為首選而東坡蘇公第二後通守錢塘蘓公作收相得懽甚介亭和篇有曰秋風起鴻鵠我亦繼華躅識前事也而注家以為同試館職實無是事益益之爾公既修乃祖之業而又忻慕蘓公之為人諷誦其言語依放其字畫曰此吾平生所深愛至老而

不哀者襟韻灑落有前輩風於是可占矣某叨塵一第
實公教誨之力肅甫復踐世科而甫對策第一沿流求
源豈敢忘哉而德銘未立可為痛恨姑表其墓以詔來
者此亦歐陽公瀧岡所表明著先世賢德之遺意辭雖
不達要非溢美亦所以取信云

誌銘

朝請大夫贈宣奉大夫趙公墓誌銘

洪惟我孝宗皇帝仁覆九有與天同功牧民之吏必精

選擇迺淳熙二月二日癸巳詔以玉牒趙公知岳州命下之日公論翕然曰此天支翹楚也熟於臨民久著聲績收養之任真足以當之越五年領郡事果稱厥職大得民譽當臧否法行之初帥漕憲倉皆第公高等求所以然一言以蔽之曰學而已矣夫天下有一日不可輟者其惟學乎公早歲精勤結交英俊親炙既久磨勵不休寓古佛廬以居設五書案已處其中諸子旁列日以古聖人賢人之書課以常式發其奧義父子自為師生

教學相長公既以良牧著稱諸子亦皆則象其賢有聞於世學之為益不既信矣乎公諱善待字時舉太宗皇帝之七世孫而濮安懿王之五世孫也會祖太師岐王諱仲忽妣夫人向氏祖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王諱士說妣夫人向氏焦氏考銀青光祿大夫諱不柔妣太寧郡夫人郭氏公初以祖免恩補官當紹興甲戌之歲監四明作院秩滿因寓居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換左宣教郎知崑山縣丞歷江陰縣通判吉州遂知岳州常平

之儲丞之所職也大抵蠹於移用公執法以拒之會朝
廷遣使覈實鄰邑多以虛數被遣獨崑山無斛斗之虧
又以郡檄市絹旁郡端已核姦費省十一先期告具時
方贊劇邑而風采已振若老於更事者其胸中固超卓
矣江陰有馬氏者積年不輸賦一日以訟至庭詰之不
服械之囹圄不三日盡償所負自是來者經屬至於貧
民下戶則發其有餘而代之輸恩惠浹焉軍有市舶務
公兼之未嘗私買一物人亦不敢干以私高麗之至者

初止一艘明年六七焉語人曰吾聞長官清正所以來
此殆書所謂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者耶其倅廬陵也嘗
攝郡政時方和糴江西吉當十萬石官吏白公本錢未
降而省符屢趣計將安出均之諸縣其可公曰今八縣
之民輸米郡倉斛計四十八萬凡水腳等費皆變米得
錢市商牟利由是傷農其可重擾乎若使以米代錢公
私俱便行之不疑民果樂從比新大守至糴已足矣敏
於集事類如此諸司以課最奏天子始知公器業不羣

遂有彝陵之命其陛辭也奏陳六事施行者二一論江西旱傷秋苗減放矣督隨苗錢如故無所從出必斂於民禁之便孝宗曰卿言是也無母安得子乎又言新制宗子取解減舊額十之七非祖宗勸誘之意請視太學國子監取士法而稍優之孝宗嘉納尋更制如公言岳之平陽有以盜獄上於州者公閱按疑非真盜屬理官究其情乃尉曹鍛鍊二商強之誣服以日月攷之民之被盜也二商實在襄陽驗之而信遂直其寃又有盜法

當貸命奏裁乃以死報吏請奉行公不可再為奏獄卒
免死平江產茶販夫集焉吏繩之急或激而為盜有執
十餘輩以犯法告者公曰地產茶官收稅法也倍其征
而縱焉關市之賦減三之一魚湖河渡減三之二仁聲
四達商賈輻湊而財計益豐矣乃葺官舍乃築賓館乃
繕兵器春秋都試義勇民兵藝精者厚其賞卒徒爭奮
又以餘力闢燕公樓一邦精采俱變理財足用績效立
見而無聚斂之虐剖煩決滯恢有餘刃而無矜衎之累

可謂難能矣。然直道而行不能委曲徇物，蓋自乃祖安康於靖康之難，能死節。秦丞相誘銀青以內郡，竟不能屈氣脈。流傳大率堅正，自持不肯碌碌。所以公亦若是。嘗以征稅事忤湖南劉帥，銜恨奏公違法。稅未左遷，一秩掖垣，力辨其誣。遂寢前命。後劉得罪罷歸，舟過洞庭，迎餞如禮，無纖微芥蒂。人益重其量。計使之推揚者已去而繼之者，抗章誣劾，卒以此罷闔郡士民皆深惜之。公性廉而惠，未嘗妄取，而喜周人急。俸入有限，所餘無

幾力不能辦一廬復還曩時所寓蕭然敝陋殆不堪處而公晏如也明年主管沖佑觀漕復言公守岳妄費詔湖北憲司究實無一侵隱可謂明白矣周益公時為樞密使盛稱公廉直有守丞相欲為直前誣或者梗之公安之若命未嘗汲汲也及沖佑滿秩丞相乃以究實之奏數陳榻前欲畀以郡梗之者曰是人雅意藩幕遂授浙東安撫司參議官未上得疾終於寓舍實淳熙十五年十月丁卯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十二月安厝於鄞

縣桃源鄉黃嶼山之原平生雜著釐為十卷娶開封崔氏生一女而卒再娶即墨季氏子五人汝述中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樞密都承旨汝達朝奉大夫新知婺州其一未名而夭汝遇朝奉郎監登聞檢院汝适朝奉郎通判臨安府五女長适修職郎武進尉劉敏功次適進士楊宗元次適陳籛次適王津其幼不育而歸劉氏之女則崔出也孫六人蚤喪者三崇鎮崇絢習進士崇澤登仕郎孫女四人長夭

次適進士汪龍紀次適承務郎荆湖北路書寫機宜文
字莫德和次許嫁童子免解胡燧曾孫必常公終於朝
請大夫而贈崔氏為宜人及諸子該恩贈公為宣奉大
夫崔氏為淑人季氏以公恩封宜人以子恩累封太碩
人公西北流寓安於清貧而主饋甚賢躬履勤約寡居
之後經紀家事凡十年始畢婚嫁四子繼踵登科人以
為榮而庭闈訓誨日益切至性行高潔氣貌崇深博覽
圖史通達義訓以嘉定十年四月丁卯終於貳卿之官

舍享年八十有三諸孤奉喪東歸十一年某月丙午祔
葬於宣奉公之墓貳卿既除喪語某曰人所謂怙恃者
以有親也今無親矣豈不痛哉先公之薨今餘三十年
矣內翰高公雖詳著其善行而銘猶未立每以為歟子
知先生之深者也幸為我申述之惟公德業俱茂為時
宗英名迹相繼侔古世美豈寡見謏聞所能稱贊雖然
早登公門屢獲親炙心服其賢茲得附託以垂不朽固
所願也況請之勤勤乎乃不敢辭敬承其命銘曰太宗

八王源深流長燕及諸孫彌久彌昌英皇繼統濮為近
屬壯哉維城屹乎天族公之祖考巍巍堂堂英名勁節
爛然有光公實繼之終身力學匪玩其華由博趨約夫
夫婦婦正家以躬施於有政取之不窮為善日積豈有
餘慶諸子崢嶸高門日盛周以宗強當今亦然翼我皇
祚於千萬年

祕閣修撰趙君墓誌銘

慶元初某備數成均忤權黨意未幾去國為撫屬浙東

蕞爾孤蹤難於自立而觀察推官玉牒趙公一見如故
交相與款語了無藏襲知其為直諫之士而察其器能
超然逸羣是非立斷有不可及者每推許之曰他日得
志其將有可紀之績乎既而某言果驗嘉定中同官於
朝相得益深間閣雖久日覲其恢此遠謨而公則亡矣
追念疇昔盡焉痛心今樞密院檢詳公之季弟也貽書
求銘某不敢辭公諱伸夫字信道魏悼王七世孫也曾
祖劼之修武郎妣郭氏安人祖公義忠翊郎妣皇甫氏

孺人考彥軾承節郎贈中奉大夫妣段氏連氏俱贈令人建炎間大父始居平江之常熟公初以恩蔭補承信郎監南嶽廟擢紹熙元年進士科主處州松陽縣簿再調紹興府觀察推官帥尚書單公方以能吏自名健於裁決嘗以休日至都廳他幕僚無入者而公獨審問兩詞如常時單公心善其匪懈與之語大奇其材亟表薦之添差幹辦淮東茶鹽司改宣教郎知揚州江都縣邊隙始開宣撫招討諸使咸在百需交至供億靡闕常隨

發運使過都梁忤其意索負糧百餘驢且屬公部之地
非所隸人孰吾從公曰此欲以乏興罪我爾畢力營求
得半而循環焉事集倉卒甚整而辦人以為難敵游騎
三四駸駸逼揚大帥郭倪皇遽無策公曰揚淮東根本
外應援承楚內蔽遮常潤所係不輕何可忽哉推官應
君謙之佳士也公與合謀固吾壁壘以待其敵於是我
之義武民兵有洩三塘水以灌其西者敵始引去徵公
堅守他人何所効其力哉通守山陽湖海等作亂趙使

君師迫與武鋒軍帥張瑀不成瑀不即討捕公語之曰
郡守以知軍事為職軍旅之柄蓋兼領之矣駐兵其地
而無所稟承可乎瑀悚惕聽命公復語其所遣將校以
擒捕方略迄於授首攝安豐軍帥黃公度之所薦也朝
旨散武定卒復為耕農凡二萬四千有奇安豐居其半
始紛紜未奠厥居桀黠者相挺為亂公雖寬大愛人而
重為民害者終不汝貸壞散其黨以漸除之姦民懼焉
既十月差知楚州楚與敵隣纔隔一水青齊間羣盜猖

擬論者皆以為敵人叛亡無日宜結楊劉之黨為夾攻計公獨曰不然固吾圍防衝突於今為宜不惟叛亡是納俄有劉顯昌者突至漣水力求納款公亟調兵為備而遣官屬諭之一夕而遁城東舊有重濠歲久湮塞則浚而深之西南有老鷄湖其水散漫則陂而蓄之或獻議於朝謂淮陰之門戶縣北遺址俗呼為甘羅城六朝駐兵之地盍亟修之有旨令公相視諸故老皆曰金由青徐而來其衝要有二大小清河是也相距餘十里小

清河直縣之西冬有淺處不可以舟大清河直縣之北
與八里莊對紹興間金三至淮重兵皆由此出公即條
上以為此地要害若遷縣治板築於此形勢增壯過於
淮陰故城從之今之新城乃公所創也以職事修舉增
秩除軍器少監纔三月除右曹郎官越月以直祕閣再
任又六月陞寶謨閣知廬州東西有兩柵肥水貫焉開
禧用兵敵攻東柵軍民悉力捍禦敵退之後帥臣田琳
匝環甃之西柵未及也公帥將佐登陴覽觀具見其踈

漏敵所必攻爰請於朝建三洪巨門以殺水勢樓櫓壯
偉橫跨門上視東柵有加焉復建議包築故城為久遠
規故城者唐張崇所築廣十九里有奇然興兵禍夷為
丘墟乾道中郭親軍振請城之亟欲就功縮舊址三之
二創築新城十五里俗呼為月城此城既築而合肥縣
及市北居民皆隔於外者老有棄而不顧之怨邪遂於
斗門外築纏堡以護之其狀如月故亦謂之月城此亦
足以稍慰人心矣而故城未復緩急終不可恃合力增

築既高厚而加蹙焉此則公之志也方將經營俄敵至
浮光公亟集僚佐訪所以應援之策廬為今都會而城
中屯兵不滿萬人或勸公盡發以往公曰廬距浮光五
百里而遠距濠豐二百里而近敵兵必由濠豐渡淮今
道浮光安知不為聲西擊東之舉我若悉師於西敵乘
虛奄至合肥失守直趨歷陽窺我江許將若之何郡兵
鈐王辛舊武定軍中才之超眾者也銳於立事召而告
之故踴躍承命集武定騎卒得數百人辛曰足矣兵不

在多當以奇取勝公又擇帳前之勇敢者各數十人與俱且以強勇統領于公輔陳剛為之繼公輔精審有謀足以守城剛拳勇敢鬪足以出戰若濠豐無他即令剛提兵以赴浮光約束既堅明矣會安豐報金欲以舟師渡淮合肥父老相率詣郡乞留陳剛以備不虞公不得已別遣三將及金陵出戍郭統制代剛而行翼日諜知安豐之兵不果渡即遣剛如初王辛果以捷聞陳剛繼至鏖戰復捷敵由是遁制府不深察謂緩遣陳剛奏公

為畏怯奉祠而歸復以臺評罷祠奪職而不知王陳之
功發蹤指示公實使然也人皆寃之安於義命不以介
意踰年天子知公之忠先復其職申以召對公言制敵
之策規模當先定不可以緩圖若欲與戰而吾所調之
兵疆弱不分勇怯相半弱者未戰先怯强者不能獨勇
以此攻取勝胡可必若欲與和而吾備禦不周苟求安
靜縱彼久困之餘意在休兵焉知其不邀索於我為今
之計莫若以守為主俟其可戰而戰則是以守為戰俟

其可和而和則是以守為和和不可恃則戰戰或未勝則守合和戰守為一操縱在我彼豈得而邀我哉國初軍兵轉至指揮使有功遷刺史政宣以來始由効用循襲至今自將佐至於隊將例以効用為之間有一二為制領者而軍兵則止於受宣自都虞候以上不復可轉而以額充軍兵者少求為効用者衆不均如是能無偏乎宜參稽舊法比折換授時論者皆以為然除金部郎官未越月京畿擇計使僉謂非公不可除直敷文閣兩

浙路轉運判官公究心民事深知州縣催科至為民病
建臺之始揭三大弊嚴行約束鏤榜著明所在觀者舉
手加額將及二年不動聲色而條教自孚不待督促而
財用自足得人之效爛然可觀矣然公自捍邊以來備
嘗艱阻久而得疾上眷公不已進職二等陞副使以寵
嘉之公力請奉祠詔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閱月而疾
作遂至大故實嘉定十五年四月丁酉也享年六十有
一積階至朝議大夫贈祕閣修撰娶沈氏封宜人先公

三年卒葬於湖州武康縣慶安鄉黃隴之原長子時懷承節郎監高郵軍稅務先公十四年卒次時思將仕郎長女適進士張梓次適儒林郎監戶部路遂莊大兵犒賞酒庫錢紹謙是歲十二月癸酉其孤奉公柩啓宜人窆合葬焉公篤志為善服膺古訓不敢失墜持身以廉介為先臨民以教化為本每遇兩造在庭平心剖決惟恐傷之常曰獄重事也一涅其面即非全人況不可復生者乎山陽有非真盜而將就死者安豐有脅從而將

黥者合肥有被誣殺人而不能自白者皆力雪之獲免
其哀矜慘怛如此足以見仁人之心矣初皇考中奉公
樂於施與隆冬雨雪有貧乏不能自活者暮夜攜錢寘
其戶內不求人知而壽至三十三歲者咸曰趙氏陰德
之報其在子孫乎及公繼之秉心篤厚有先君子風厯
官中外蔚然時望善積而報豐於是可占矣然非不陞
進也而位猶未稱非不忠誠也而人或見疑康寧好德
亦既獲福矣而又不登上壽人子之心有不足焉雖然

父子俱賢氣脈相續自足以不朽豈必事事盡如人意哉質諸古人實獲我心公亦可以無憾矣夫銘曰繫人之生難乎兩全正直者才多不逮通敏者節或不堅孰如宗英守經達權捍邊有方持論無偏縱毀言以點汙迄美譽於流傳

朝請大夫趙公墓誌銘

慶元中有儉人蘓師旦者本吳中一小吏依憑貴要盜權植黨不十餘年致位通顯一時嗜進之士爭趨其門

福建常平使者趙公獨憤疾之不少降屈趣召至闕對
有日矣師旦輒風言者逐之奉祠而歸明年斯人竄強
衆由是服公先見以為不可及也然更化之後猶以韓
黨廢嗚呼公韓出師旦之螫韓不能庇舅甥情義若是
其恕尚何黨之云乎今丞相雅知其賢欲復用之亦竟
不果窮達固有定分君子安於所遇心苟無瑕得喪一
也公復何憾哉公諱公升字叔明宣祖皇帝七世孫魏
悼王之裔也曾祖妣恭人張氏郭氏考諱誥之左朝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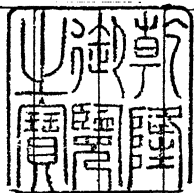
大夫贈少師妣魯國夫人呂氏燕國夫人韓氏家於吳
門之常熟自少師始公以遺恩補官歷信州司戶參軍
監文思院上界改宣教郎知婺州金華縣通判幹辦江
東安撫司公事丁燕國憂服除知漢陽軍秩滿選知衢
州未上提舉福建常平茶鹽事主管沖佑觀提舉江西
常平茶鹽事未上以論列奉祠自宣教郎九遷至朝請
大夫命服金紫而食祠官之祿者凡四嘉定九年三月
庚申以疾終於家年七十四公之宰金華也募鄉民為

義役條畫甚備邑人便之祠於寶婺觀刻石紀焉加惠
貧弱多所縱舍達官右族督賦如式雖宰輔之家無得
幸免者漢陽據江漢會因為隄城每漲流四集充激侵
齧隄隨而潰公念土功之難非衆力不辦而民不可勞
用尺籍伍符衣糧既從官給稍增其庸必踴躍聽命奏
請從之廣袤堅壯遂為經久之利麗譙既燬復還舊貫
費廣而民不知倉與漕刑建臺相若而州縣奉之緩公
曰吏胥服役柄不在我乎乃檄所部凡曾以罪斥非經

本司敘理而輒在官者俱罷既又慮其已甚則令擇其實可任者以告而姑存之由是畏威懷德應命如響閩舊有舉子倉凡僧舍之不能嗣續者聽民佃業歲收其入以給窮乏產育之家而申嚴不舉子之罰此仁政也而習俗不美其請於官也故高其價使人莫我若已必得之既而力不逮耕種失時收斂寔薄倉實不足民鮮被惠公請仍以僧主之歲入之數不加於舊閭閻樂從之自是民間生子蔑不舉者至於今所活者多矣公臨

事精敏而又能委任官僚人莫能間屬皆盡力而政罔
不舉賢配曰宜人張氏先公五十一年卒葬於常熟縣
吳山頂阜繼室曰宜人劉氏亦有賢行十年七月辛巳
卒子彥許訓武郎江南西路兵馬副都監彥詞迪功郎
饒州番陽西尉彥禾迪功郎衢州司理參軍女適朝奉
郎通判紹興府潘景夔次適迪功郎嚴州觀察推官顏
叔仁先十二年卒次以疾廢孫柵夫以遺澤補將仕郎
樞夫機夫相夫櫟夫孫女一人頂阜之穴或疑焉於九

月壬申諸孤舉公及劉氏之喪而遷張氏之柩合葬於
澗南之原某受知於公最深公之領閩倉也實為之屬
時猶在選調平生未嘗覓舉獨公深念之遂獲通籍厥
惠博矣每念無以報稱寃宥有期諸孤貽書請銘某承
乏太史士有一善皆當紀錄賢德如公而可無述乎乃
敬敘其出處大節為繫之銘曰天支之貴山澤之癯道
腴是味豪貴是除居官可紀吏戢民舒彼譖人者巧言
紛如孰知其心金石弗渝我作斯銘為公辨誣



繫齋集卷十七